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二二二回 張家莊飛雲彩花 姚家集英雄救女

話說張秋娘倒在地上，氣喘吁吁的不能起來。飛雲樂得手舞足蹈，說：「丫頭呀！你這可是我的人，俺們在這裡成為夫婦。」說話之間，剛要往前一撲，只聽對面一聲喊：「賊人好大膽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竟敢強姦人家良民子女，這還了得！」飛雲往對面一看，見一少年英雄，手擎「二郎奪魁」，跟著十幾個莊丁，各拿長槍大刀。來者這位，他正是姚廣壽。只因今晚在家中練把式，聽見張家莊那裡先是狗咬，後又聽見鑼鼓齊鳴，人聲吶喊，姚廣壽立刻去拿燈球火把。原來這兩個村莊相隔只有二三里地，哪村有事，都要彼此救護。這姚家集是個小山莊，離張家莊三里多路，他帶著人走在半路之上，瞧見張秋娘已被賊人追的不能走了，倒在那裡。姚廣壽聽賊人嘴裡胡言亂語，他氣往上衝，說：「賊和尚！你休要撒野。」飛雲聽見有人罵他，抖手就是一隻毒鏢。姚廣壽把鏢接在手內，說：「你這鏢還沒練好呢！你先回去，投明師再練幾年。」仍然把鏢照飛雲打去。飛雲方一轉身躲避，第二鏢已打在肩頭之上。姚廣壽趕過來，一擺「二郎奪魁」，就把飛雲圍上。七八個照面，一腳把飛雲踢了一個筋斗，叫家人把他捆上。然後再把秋娘攙扶起來，一同回到姚家

集來。老太太這時尚未睡覺，說：「把那女子帶進來我看看。」

這時，家人已把飛雲吊在馬棚，然後就把張秋娘帶了上來。老太太仍教姚廣壽帶莊丁到張家莊去，看看張和武夫妻性命如何了。姚廣壽答應下來，帶著莊丁便走。

姚老太太一問張秋娘，年方十九歲，尚未許人，此時父母已被賊人用毒藥鏢打死，就剩一人了。老太太愛秋娘美麗，又憐她命苦，就說：「姑娘！我孩兒和你同歲，老身打算把你配我兒廣壽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張秋娘見老太太慈善，方才又是姚廣壽救她的，人家這樣要我，這明明是成就我的。想罷，便給老太太磕頭。姚老太太吩咐把賊人帶上，我要審問。家人下去不多時，把飛雲帶來放在地下。老太太拿拐杖照那禿頭就打，說：「你一個出家人，作這種無恥之事。」打得飛雲腦袋上盡是疙瘩，哎呀哎呀地直嚷，說：「你們快把我殺了吧！」老太太說：「殺你？把你送到欽差彭大人那裡，自有人殺你。」

不表姚老太太審問飛雲。且說姚廣壽帶著十數名莊丁來到張家莊，見張和武門首站定許多人，見姚大爺來了，就說：「你老人家來了。張和武夫妻受暗器身死，他女兒已不知去向。我們聽見這裡一嚷，就鳴鑼聚眾，到這裡時已不見賊人，就見張和武夫妻的屍屍。」姚廣壽說：「他女兒被一個和尚追在半路之上，我趕到把和尚拿住了，現綁在我家，張家女兒也在那裡。」

只聽一旁有人答話，說：「那和尚乃是奉旨嚴拿之賊，我等是跟彭大人的辦差官，你把他交給我完了。」姚廣壽一看，西邊站著老少四位，俱是差官的模樣，正是千里獨行俠賽判官鄧飛雄、碧眼金蟬石鑄、小神童勝官保、小玉虎李芳。

原來，這四位由公館奉欽差大人之命，往城外村莊察訪清風、飛雲和焦家二鬼，今日也住在張家莊東頭的店內。聽見外邊聯莊會的鑼響，他等起來，各持兵刃，先躍上房向外看去。

店內人也都起來了，說：「你等眾位要去看熱鬧，叫伙計點上燈籠。我們村中有規矩，如有語言不對，夜內就當賊給辦了。」

石鑄說：「我們拿賊還怕什麼？」說罷，四人一直由店中逕奔熱鬧之處，只見一伙人圍著說：「賊人用暗器傷了兩條人命。」

後來姚廣壽到了，各通了姓名，他等才說明白。石鑄說：「既是你把飛雲拿住，我們跟你家去看看就是。」姚廣壽說：「眾位差官老爺到了也好，跟我走吧。」石鑄說：「我到店中告訴他們一聲，房錢也都給了。怕人家等門。」說著去了。不多時回來，跟著姚廣壽到了姚家。姚廣壽先到裡邊見過母親，姚老太太說：「孩兒！我給你定了親了，張秋娘是一個孤苦之人，咱們成就她就是了。」姚廣壽說：「但憑母親作主，我今把彭大人那邊的差官老爺帶來，把那飛雲交他們帶走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我方才問了賊人半晌，他也沒說出住處，我派人仍把他綁在馬棚之內。」

姚廣壽親自來到寫棚一看，見飛雲還吊在那裡，他這才走進書房，叫家人送過茶來，說：「石老爺、鄧老爺吃幾杯酒再走，此時城門也不能開。」鄧飛雄說：「酒是不吃了，先把飛雲帶過來，我等訊問訊問他。」姚廣壽答應一聲，立刻命家人去馬棚帶人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那飛雲已被人救去了。

原來姚廣壽和石鑄等說話之時，清風和焦家二鬼正在暗中偷聽。他三人也是在店內聽到鑼鳴人喊，一睜眼卻不見飛雲。

清風說：「二位賢弟快跟我來，咱們去看看吧。」二鬼答應，三人出了房門，隨即躍上房去，來到了張和武門首，只見這人群紛紛議論，說姚廣壽帶著四個差官到他家去了，要把拿住的和尚交給他們，解到公館去見欽差大人。清風就知那是飛雲，便在後面暗跟眾人到了姚家集，去至馬棚一看，只見飛雲高吊在那裡，頭上打了幾處傷，看之不忍。清風見左右無人，就把飛雲的繩兒解開，躍上房去，四人逃出姚家集，竟自去了。

姚廣壽派來的人，一看飛雲和尚不知被何人救去，連忙報主人知道。石鑄說：「上房追吧。」姚廣壽說：「我來之時還有呢，你我分四路追趕。」石鑄說：「不可，賊人一共有四五個人，倘若你我追散了，豈不是寡不勝眾，先到房上去看看賊人是怎樣去的。」說罷，眾人走出書房，來到院中，上房向各處一看，蹤跡全無。眾人說：「飛雲命不該絕，他所作之事，要拿住非副了不可。論人命，他殺了有幾十個人了，真是賊星發旺。」

姚廣壽回來治酒請這四人，直吃到紅日東升。鄧飛雄說：「石賢弟！你我該回去了，到公館看看大人走不走，如不走，你我就在臨近地方，再去察訪那賊。」石鑄說：「姚莊主！你有這樣的武藝，為甚甘老林泉之下？現在欽差彭大人正在用人之際，這次查辦西下，回頭來就有個保舉。」姚廣壽說：「為人忠孝不能兩全，我家並無三兄四弟，老母已年近古稀，我出門甚不放心。只要公館有用我之處，遣人來叫我就是了。」石鑄說：「賢弟！你今日沒事，跟我四人先到公館去看看，我給你引見幾個朋友。昨日我們奉大人之命出來，一共是六個人，走在半路之上，有一位紀逢春，他一定要往北，同武國興不知住在哪裡，今日約兄弟同去見見。」姚廣壽說：「也好，叫家人備馬，俺們騎馬去吧！馬玉龍大人我見過，昨日追賊時在城下說了半晌話，今天我跟你們到公館去。」石鑄說：「很好，別叫備馬，就這樣走吧。」姚廣壽跟著四位方一出莊，就碰見了紀逢春和武國興。

石鑄問他二人昨日住在哪裡？武杰說：「也住在張家莊店中，聽見亂了，吾叫紀逢春，他怎麼也不醒，把我急壞了。」說著話，已到了公館門首。只見蘇永祿由裡面出來，說：「你們幾位這才回來，公館出了大禍，這個亂兒真不小。」眾人不禁目瞪口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